

百姓记事

人与自然

栾树花开已是秋

贾国勇

单位大门外有两棵栾树，一左一右。

栾树如人生无常，年年花开花落，谁也没有办法改变。刚刚入秋没有多长时间，栾树就开出了黄黄的花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些花就会跌落大地，树枝上挂上一个个如灯笼般红色的花苞。待冬天寒冷的风吹过来时，这些花苞便瘪了，发出“哗哗啦啦”的响声。

15年前，我还在北京石景山区当“北漂”，在石景山区的鲁谷西路散步，被那里的栾树花苞所吸引，总会仰起头观看好半天。栾树花苞里为什么不是花而是果呢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，也一直困扰着我。

我和栾树很有缘分。回到郑州后，我居住的社区紧邻着腊梅路，不过，腊梅路上没有腊梅，反而种植着很多的栾树。刚刚入住郑州的时候，亲眼看到绿化工人在腊梅路两边种上了栾树苗，如今，树苗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了。栾树上的那些花苞度过严寒挺到了春天，会在春风的吹拂下跌落到树下。和夫人沿着腊梅路散步的时候，用脚去踩满地的栾树花苞，花苞里面

的栾树籽就会跑出来，黑漆漆地亮，如同老和尚手中的菩提子，镀上了一层年代的包浆。

秋风越来越浓的时候，田里的大豆结了荚，一望无际的原野就成了蝈蝈的乐园。我相信附近大豆田里的蝈蝈也会赶来合唱，不然哪来的这么大的演出场面！一声接着一声，高潮突起时，如潮的蝈蝈声扑面而来。如果细耳侧听，你会听到蝈蝈的合唱中有轻吟，有高亢，有欢乐，同样会有悲哀。轻吟如涓涓细流在淙淙流淌，没有个停歇的时候。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，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地悲伤？这样不由自主旁若无人地吟唱；高亢的蝈蝈有千百理由高声歌唱。不过，总是一声声地喊出无法连续在一起，就有了声嘶力竭的味道。当高亢和轻吟糅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蝈蝈的叫声才有了宏大的气势，声浪滚滚。那条拴在栾树上的藏葵极其讨厌蝈蝈的叫声，特别是凌晨时分，蝈蝈的叫声打乱了藏葵的美梦，它就会冲着大豆田一阵狂吠。大豆田里的蝈蝈就会安静一会儿，没有多久又如流水般唱了起来……

秋雨不失时机地来了，却一反绵绵无期的样子。摧枯拉朽的狂风暴雨，不停地拍打着单位的大门。藏葵也不叫了，透过风雨声，能听到它呜咽的唉声叹气。半夜的时候，风雨停了，单位的大门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响。我披衣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看到大门倒在地上，借着手电筒昏暗的灯光，可以看到栾树花落英缤纷，闪烁着黄澄澄的金色。我俯下身来，一手拿着手电筒，伸出一只手去捻地上的栾树花，一股湿漉漉的感觉涌了上来，也打湿了我的手指。昨天，我站在办公室向下望时，看到栾树戴上了金色的皇冠。站在大门前向上望时，可以透过栾树叶的遮挡，看到树枝上开着的金灿灿的花朵。没想到一夜的风雨下来，这么好看的栾树花竟然纷纷落下来。我忽然想到了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。我从地上抓起一把栾树花，放进路沟里，浑浊的水带着随波逐流的栾树花漂向了远方。

这是个空旷的夜晚。雨停了这么久，栾树还在不停地滴着水滴，“叭叭、嗒嗒，叭叭、嗒嗒”，不停地敲打着栾树上的积水，也洒在了我长长的头发上。没有多久，雨水就顺着额前的长发流了下来，迷蒙了我的双眼……

孙子上小学了，他姥姥、姥爷专程从外省赶过来。开学这天，他姥爷背着书包，姥姥扯着他的手，奶奶拿着水壶，我提着一兜吃的，爸爸妈妈各自去开车，全家六位成年人簇拥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，倾巢出动，浩浩荡荡送孙子去上学。我觉得与当年的御驾出行好有一比。

这就是现在家里的“小皇帝”所处的生活环境，对比我当孙子时的生活状况，那真是天上人间之别了。

我在农村长大，虽然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但是那时家里的贫困境况，用“四面徒壁，一贫如洗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。那时节，全社会都是挣工分分粮食，全家人无论老小都要各尽所能去挣工分。我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，六七岁的就拎个小篮子，跟着羊群到山上去拾羊屎蛋，交给生产队做肥料，按斤称换工分。

在那年月，生产队里的钟声就是命令，生产队长是最具权威的长官，人命在生产队长带领下没明没夜地劳作，到头来分配到不足以度年的食粮。当时有民谣说：“红薯汤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”。一年四季红薯是生活的主粮。那时无论是在生产队还是在家里，人们的

脸上很难看到舒展的笑容，也许是吃红薯的结果，大都横亘着刚毅和苍凉。大人哪有心情围着孩子转？小孩子只要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处于放弃状态。

现在孙子住的房子和我当孙子时住的房子也是天壤之别。那时，家里几间不知道多少年代的土坯房，屋内上下被陈年烟熏得黢黑。夏天还好些，尽管有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这些东西骚扰，但是，不像冬天的严寒威胁生存。

一到冬天，为了避寒，母亲就要找来些旧报纸把窗子糊严实。为了透光母亲还找来一块很不平整的玻璃，用报纸把它糊在窗子上，这个碗口大的玻璃可以让灿烂的阳光照进屋子里。那时天气寒冷，年年冬天我的手脚都要冻出冻疮来，有时两只手肿得像面包，裂着口子像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看着很鲜艳，滋味很难受。

年龄再大些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就不满足于“拾羊屎蛋”挣工分了，经常会到山坡上逮蝎子卖给中药材收购站换几个零花钱。我们每个人都拿一个自制的夹子，用来夹蝎子，有年龄稍大一点的小伙伴却是徒手逮的，我很是羡慕，后来也就鼓起勇气学着徒手逮。有一次翻开乱石，看到一只硕大的蝎

子，它受到惊扰快速地向石缝里躲藏，为了捉住它我也不讲究手法了，匆忙中，被它强有力的毒针给蜇住了。我大叫一声，小伙伴们都围拢过来，帮我挤呀压呀，想把毒液挤出来，弄了半天也无济于事。我的右手手指很快出现了红肿，整个胳膊都在剧烈的疼痛中，我疼得在地上直打滚，浑身是土满脸是泪，呼天抢地坐卧难耐，觉得快要窒息了。就这样一直挨到天黑回到家里，得到父母的呵护才慢慢地好起来。

上小学时，父亲好久一段时间不在家。一天傍晚父亲回来了，吃饭的时候，父亲从小口袋里拿出一个黑红色的“老鼠嘴”自来水钢笔，郑重地勉励我要好好学习，这支笔就给我上学使用。大家传看以后，母亲把它放到一个小木盒子里。后来才知道这支笔是父亲在全县农村医生培训班学习时获得的奖品。这天晚上我做了好多的梦，大都是拿着这支笔在写字在炫耀。

第二天一大早我要上学去了，趁大人不注意，找到那个小木盒子，把那支精美的钢笔装到衣兜里，兴致勃勃地学上去了。下午放学路过村边一大片麦秸，不少小伙伴们都在上面翻滚玩耍，我毫

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，在松软的麦秸上打闹翻滚，好不快活。直到天黑要回家了，才发现那支钢笔不见了！当时我全身“轰”的一下，如坠五里冰窟不能自拔。

那可是全家最贵重的一个物件，那可是父亲昨天才拿到家的一件奖品，那是父亲让我长大后才能使用的一支精美的钢笔。可是没过一天，我却把它弄丢了。我茫然无措，甚至有些惊恐，我恨不得自己能变成一支钢笔。我拼命地在那麦秸窝里扒啊找啊。刚才翻回头时还觉得麦秸摊得不够厚，现在却怨恨起麦秸铺得太多了。那么一大片麦秸堆，掉进一个光滑的小钢笔往哪里找呢？直到天完全黑了，听到二姐叫我的名字，我才无精打采地回家了。听说我把钢笔丢了，父亲倒没说什么，母亲给了我几巴掌，哥哥姐姐更是把我数落了一个遍。这一夜我和着眼泪又做了不少的梦，但没有一个是好梦！

人人都有少年时，人人少年味不同。孩子们现在享受着优渥的生活，这是时代的赋予，是改革开放的结果。我经常给家里说，正是赶上了好时代，才彻底改变了少年时期的生活滋味。



王屋山居图(国画) 袁士珍

新书架

《萧红传》：一代才女的“爱情轨迹”

梦情

《萧红传》作者赵京龙除了翻阅大量的人物传记与相关材料外，还不时地引用名人名句，并以翔实的时间日期为切入点，描写了主人公萧红在不同阶段与爱慕者的情感纠葛与“爱情轨迹”。

值得关注的时间点有几个，比如1934年11月2日，萧红与萧军到上海，由此结识了鲁迅，改变了这两个文学青年的命运。用作者的原话讲，“鲁迅的信，是他们生活中的唯一希望，也是强大的精神支柱。”更重要的是，鲁迅通过自己的人脉圈子，推荐了这两个年轻人，“他们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种大小刊物上，他们的名字，逐渐为上海文坛所知晓。”经师易遇，人师

难遇。萧红在感情上是不幸的，但在文学上却是幸运的，完全可以说，如果没有鲁迅的推荐与提携，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名作家萧红。

1936年7月17日，萧红登上轮船，驶向异国。去日本这段时间，也是萧红的低谷期，因为她的感情生活出了问题，传出了萧军与许粤华之间的恋情。更令她难过的是，恩师鲁迅因病逝世，她都不知道，更没来得及回去见最后一面。

作者把一代才女萧红写得入木三分，连死都死得那么有诗意。更难得可贵的是，作者将自古以来才女们的共同情感捕捉、放大并刻画得声情并茂、感人至深。

家倾诉着自己的心声。有人以技巧传情表意，有人借画面抒发心境。更多的画家，则努力在绘画中树立自己的美学品格。”

“许多画家是在逐年的摸索和艰苦的实践里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美学风格。我渴望以自己的一颗仰望大自然之心，去礼赞那存在于万物生命中的大美，以信心以虔诚，去表现令我感动的那个超越境界。在创作中发散对自然万物的感悟、对生命意义的探寻。”

金秋醉花香，雅集洗心尘。赏画后的讨论会上，作家邱梅现场赋诗一首：“你那节节向上的身軀/擎着昂扬的花朵/我想起故乡的原野土地……”历史小说《雄鸡一唱天下白》的作者孟红梅用诗人邓万鹏的一句诗送给两位画家：“发现世界的蜀葵都奔跑起来/从一个画家的眼睛排队通过……”供职于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吕静，看了两位画家的画，很是欣慰，她表示：“他们画的是画，亦是治愈系风景。”刚刚出版了《王屋山居士记》的著名作家青青说：“文学是一种疗愈，绘画也是一种疗愈，所有的心疾，都会在山风花语中慢慢治愈。”

诗路放歌

淬炼

米宏德

再也不要为一时的失落、铄羽所犯难 只要你敢于跋涉勇于淬炼 就没有跨不过的天堑

比如 泥与瓷 卵石与铁

要知道每一个走进熔炉的人 要历经多少困苦与磨难 他们之所以被人敬仰 正是源于他不惧煅烧的那份从容、洒脱与果敢 进而而赢取的 不仅仅是剔透 更是一种亮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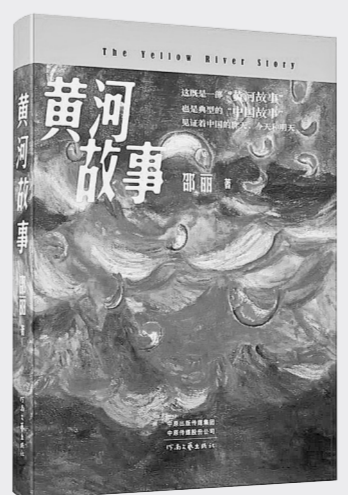
你看 那些拽着月亮采摘梦幻的人 无不在他缀满长嘴的渡轮上 挂载着博大 雄浑 与一脸喷射的火焰

盛世感怀

阎俊合

欣逢盛世举国欢，华夏儿女舞翩跹。苦辣酸甜忆往昔，豪情满怀话今天。巨手擎天鬼神泣，红旗漫卷乾坤转。幸有伟人筑路，方见今朝车马喧。平语近人巧运筹，巨手再造新河山。科技创新扬国威，精准扶贫万众安。一带一路惠世界，文化自信气非凡。独有英雄抗霸凌，更无懦夫做寒蝉！泱泱中华五千载，历经磨难稳如山。壁立千仞人敬仰，无欲则刚神惊叹。莫道前路艰险多，领袖谈笑若等闲。百年沧桑再回眸，大鹏展翅翔九天。

连载



我每次委屈得受不了了，就会跑去二姨家。我哭二姨也哭，她说，哭出来就好了，小孩子老憋屈着会落下病的。

那天哭完，回家我也没跟母亲说，自己跑到卫生室让医生把石子儿捡出来，包扎一下就过去了。直到我结了婚，在老公的哄劝下，

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在这个家里母亲最不喜欢的是我。但她从来说过我没有哪一点不好，也许她是整个不喜欢我，也许是我没有哪一点讨人喜欢的好地方吧。小时候我在家里就是干活最多的一个，她像从来没见过一样。其实，哪个孩子不渴望疼爱呢？我越是刻意迎合，她对她的反感越甚。莫非仅仅因为我在长相上像父亲？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，毕竟我性格不像父亲，也并不贪吃。

开始母亲最喜欢的就是大姐一人，说她不但漂亮，也会说话，办事有胆儿，拿得起放得下。后来有了我弟弟，她的心思大部分就放在我弟弟身上了。但相对我们姊妹几个而言，她还是偏向大姐。没儿子的时候，她希望在女儿中培养一个男儿。有了儿子，她觉得找到了希望，殊不知真正性格像我父亲的就是我弟弟。但她不承认，也不允许我们任何人这样说。

母亲去世后，二姨曾经跟我说过，母亲找人算命，人家告诉我命里克父母，父亲去世就是因为我的妨。我姥爷横死也是被人妨的吗？她怎么一辈子就不知道反

省自己呢？一直到今天，我和母亲从未亲近过。她和妹妹在一起，看电视都挤在一张单人沙发上，出门手牵着手。我那怕靠近她一点，都能明显感觉到她身体的抗拒。

唉！她究竟是害怕我什么呢？以她的性格，我不相信她是害怕我真的会妨死她。

整个成长期我都非常自卑，为自己给父母带来厄运而惴惴不安，因此在她面前就更加局促，到后来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的。母亲说我长大了是个会使心眼的人，整天低着头，说话哼哼唧唧的像蚊子叫。母亲的情绪感染了大姐，或者说，大姐觉得她可以代替母亲。家里除了母亲，大姐就是当家人。父亲对这个家庭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家里的粗重活自然都是我干的，洗衣服，做饭，打扫院子。我干活多，出错就多，经常被母亲责骂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快过年了，气温特别低，我提着一篮子衣服去河边洗。河边空旷无人，就我一个，棒槌敲打着衣服，嘤——嘤——嘤地传出老远。我并不觉得委屈，干活似乎天经地义。即使是这样的日子没有

尽头，能让我待在这个家里就让我很满足了。我常常在书上看到“忧愁”二字。可忧愁是富贵人家的事情，我没有权利忧愁，我只是盼着母亲让我上学。我拼命地干活，好让母亲满意。

那天洗完之后，可能是蹲的时间太长了，站起来的时候就一头栽倒在地上。两只手本来就去抓疼的是口子，地上的砂和石子儿都钻到伤口里，让我疼出了两眼泪。寂寞的旷野里，天那么高远，我那么渺小。

我要是栽倒在河里呢？我要是被水冲跑了又有谁会拉我一把？也许死了会更好些，我父亲不会就是这样想的吧？

我吓得哭了起来，对着一河的水哇哇地号叫。

在家里我不敢哭，掉眼泪都不容许。母亲心情不好时，碰巧我干的活她又不满意，她就会拧我，但只是拧我的胳膊、屁股。大姐也会拧我。她拧我的时候不说话，只是死劲儿掐一下我的脸。母亲也会骂我：“我还没死呢，你给谁哭丧？”偶尔她心情好些，便会笑话我：“瞧瞧，自己倒会恨自己，我们家出了个小姐！”

又做了一次手术，把里面的最后一颗小石子儿拿了出来。那颗下的一颗石子，在我肉里疼了多少年就激励我多少年，遇到什么坎儿，我都下意识地去压我的痛点，怎么艰难我都要求自己跨过去。

估计我母亲从来就没想到，我那会儿还只是个小孩子，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。

在二姨家，我的身体和情绪都慢慢恢复了。读完小学，有一天母亲突然来到二姨家，说要把我带回去。二姨和二姨夫都很吃惊，说孩子在这儿好好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母亲不耐烦地朝他们摆着手说：“闺女是我生的，我也没说过要把她送给你们。你儿子也大了，你们家就三间小房子，男大女大的，一个屋里住着不方便。她咋在你们家里，尽得事儿。”母亲说完，瞪我一眼命令说：“站在这里干啥？还不赶紧去收拾你的东西！”

我靠着二姨站着，看着母亲凶狠的样子，腿都是软的。但我怕凶狠的二姨闹，便嘟囔着说：“我马上就收拾。”

她朝我不耐烦地摆摆手说：“那就赶紧去！”

二姨跟着我来到里屋，一边帮我收拾东西，一边流泪。二姨夫蹲在门口，一根接一根抽烟。表哥那天出去了，不知道是有事儿，还是故意躲出去了。不过即使他在，肯定也不敢说什么。

我跟着母亲回了家。原来是家里添了弟弟妹妹后，她腾不出手干家务活了。她见我身体好了，让我回来好歹多个帮手。那时候大姐在她面前还吃香，霸道凶狠，啥事都推给小的。二姐本来就倔，不大听她使唤，一天到晚捧本书，心不在焉地干点活儿她也看不上。二姐也没少挨打。母亲说：“随她那死鬼爹，啥也别指望。”

快开学的时候，我跟母亲说我要上学。母亲吃惊地看着我说：“你还要上学？你大姐、二姐都上，你再上，莫非要把我拆骨卖肉？”

我说：“妈，我保证一边上学一边干活，绝对不在家吃闲饭。”

“为什么偏偏是我？我一边流泪一边想着，她常常说，我从二姨家回来就跟她不一样，她不是计较这个？我说：“妈，我用功上学，长大出息了保证孝敬你。”

“我有闺女有儿的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也不少，你别以为我稀罕你孝敬，孝敬谁准孝敬去！”